

## 第二十五回 兩解元雷擊花妖劍

詞曰：

兩雨雲雲百事有。愛愛恩恩，那忍輕分手，但願天長地久。卿卿常是連環紐。寄得神仙奇妙訣，擊掌雷生，驚擊花妖走。錯認花殘風雨驟，東皇愛護還依舊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表蘇馨如，見儒珍說曾與不夏亭夜遇，心下駭然，以為此言從何而起？欲要即問一個明白，見那侍妾滿前，害羞不好啟齒，欲待且隱忍了，異日再問，卻又隱忍不住，況此關係香閨固名節，怎生含糊得？因說道：「續詩一事，昔因相公他出，偶然捉筆，實係無心，然擾負愧至今。至適言不夏亭之遇，不知相公所遇何人？」儒珍笑道：「年餘之間，不信貴人多忘事至此？」馨如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終不然是賤妾不成？」儒珍道：「不是小姐，更有何人？彼時若非驚散，早已踐並頭蓮之句矣。」馨如見說，不覺勃然變色道：「相公視妾為何如人？而造此狂言，以相誣玷耶？妾雖閨中弱質，亦頗知禮法，豈有桑濮私期之事，貽閨閣之羞乎？」儒珍笑道：「小姐請自息怒，既云不曾相遇，就是不曾相遇了，何必爭得？」馨如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此事關妾一生名節，豈可含糊過去，空負玷辱之醜聲。若不察出些言之所從來，恐今夕花燭，亦為虛設也。」

儒珍見說，心中著急，探悔自己多言，因再三告罪。馨如卻執意要辯明白。兩下正當難解難分，只見柳枝在旁暗笑。馨如覺笑得有因，便問道：「不夏亭之說，莫非汝有所知也？」柳枝見問，方才說出蔡相公不夏亭所遇，實非小姐，卻倒是柳枝。儒珍見說，驚問道：「那個柳枝？」柳枝道：「就是小婢。」儒珍道：「怎麼就是你？既然是你，便不該假裝小姐，來取笑我了。」柳枝笑道：「小婢焉敢假裝小姐，來取笑相公？是相公自來取笑小婢做小姐，故只得承權小姐，以賢取笑耳。」儒珍見說，恍然大悟道：「怪道那夜，內喚柳枝，便驚走而去。我卻如何便曉得？若非小姐定要根究一個著實，竟被取笑了這一世了。」柳枝道：「這是蔡相公看懂了，量得我家這小姐，可肯獨自一人，夜坐在荷亭玩月的？」馨如道：「雖則如此，彼時就該說明才是，豈有將我之聲名，借作汝取笑具也？」儒珍至此，方始信馨如閨范謹嚴，千分敬愛，時已夜深，同入鴛幃，償其夙願。果然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再說蘇誠齋，因送女在杭，聞知新婿即前者求親不允的王先生，深異其天緣莫道。本欲即日還任，只因瑤枝姻事未諧，向知儒珍與秋遴莫逆，思量令他往為說合，勝似另央別人，故爾在杭耽擱。著人來請儒珍到公館中，將向日秋遴在揚州，自己如何留他作寓，要將繼女瑤枝配他。秋遴如何托故不允，語氣過自矜誇。自己如何因愛才念切，設立計較，治酒餞別，微露瑤枝才貌。秋遴如何一見而不肯起身，重複想我許他親事，自己如何因怪其傲妄，要奈何他幾時，然後允其所請。那日如何小童來報，竟於夜間不別而行。細細敘了一遍，又將央成學院執柯，家中以遊學未歸為辭也說了，道：「聞賢婿與彼至交，意欲煩住一談，必善達我愛才之意。」儒珍道：「岳父台論，自當即往。但念秋遴既親見瑤姨才貌，豈有才不慕才之理？其所以夜遁者，想亦因奚落一番，不勝前倨後恭之愧，是以不別而逃耳。小婿自場前與彼會後，亦久不相晤。容往一談，其事當無不諧也。」誠齋道：「諧與不諧，亦豈便能定得？但賢婿在內關說，覺諸多慰貼耳。」儒珍連聲稱是，即欲起身告辭。誠齋已預備有酒肴，留住入席。飲至半酣，方容告別歸家。

燈下與馨如說知前項事情。馨如笑道：「妾料那陳秋遴定是福薄，不能享瑤姐之才貌，故有此一番顛倒耳。」儒珍道：「顛之倒之也失而復得，方算是奇緣，若輕易便可以成就，亦何足為奇，即如我和小姐之姻，始也求而不允，後乃不求而允，有那番顛倒，今日倒愈覺恩愛矣。」馨如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姻緣前定，事豈偶然。但不知秋遴果係何如，卻能使家父這般愛慕？」儒珍笑道：「若問秋遴才貌，竟與卑人彷彿。」馨如道：「倘與相公彷彿，便不算佳偶了。」儒珍詰問何故。馨如笑道：「酒鬼解元，有甚佳處？」儒珍亦笑道：「李青蓮斗酒百篇，古稱佳士，何曾有酒鬼之號耶？」

不說儒珍夫妻笑謔，再講秋遴，那日正在房中，看假瑤枝對鏡晨妝，忽報儒珍在外相候。因是友誼不同，亦且睽隔有日。只得出來相見，坐定茶罷。秋遴先開口笑問道：「聞吾兄丹桂高攀，藍橋有偶，弟講學才歸，竟尚未遑走賀，但吾兄宴爾新婚，脂香粉膩，洞房中春色方濃，何由念故人而蒙賜顧？」儒珍道：「裙布荆釵，粗舉室家之願，何足言賀？所以今此走候者，特來與兄執柯耳。」秋遴笑道：「過蒙盛情，奈已授室，不知是誰家閨秀，而煩吾兄作伐也？」儒珍道：「且請問吾兄於幾時畢姻，又所諧之偶，何處名門，而小弟竟絕不相聞也？」秋遴道：「兄且先說為妙，弟則非一言之所可罄，未便縷陳。」儒珍乃道：「小弟所說者，係妻父繼女瑤枝，才貌俱佳，故欲與兄作伐耳。」

秋遴見說哈哈大笑道：「所言既即瑤枝，弟與兄連襟已久，又何待作伐為耶？」儒珍驚訝道：「終不然吾兄適言已曾授室，難道就是瑤枝不成？」秋遴笑道：「然也，吾兄豈尚不知其委曲也？當是欲為令岳翁作說客故耳？」儒珍道：「這事十分難解，妻父之瑤枝，方欲遣媒說合。而兄處忽已得之，弟實不能知矣。」秋遴笑道：「事已至此，量不能隱瞞，況弟與兄垂髫知己，說亦何妨。弟前因慕廣陵之勝，駕言往游，蒙令岳翁留寓衙中，欲以繼女相許。弟緣未卜才貌何如，辭之甚力。乃次日於見月樓頭，不期而與瑤枝相遇，值其向壁題菊。果然才色俱佳，不覺為之心醉，後瑤枝於月夜潛至書齋，備言蘇翁原欲以親女締姻，因其醜陋，特令瑤枝露面，以動弟心，隨欲施其李代桃僵之手，弟聞言，驚惶無措，遂拉瑤枝黑夜遁歸，恐防令岳跟追，是以托言遊學，而實則在舍潛蹤，與兄至契，豈敢不剖真情，令岳翁前，還望吾兄善為調劑也。」

儒珍見說，驚得目定口呆了半晌道：「此真怪事了，妻父之瑤枝，現尚在室，而吾兄之瑤枝，又得同來。此亦瑤枝，彼亦瑤枝，難道有兩個不成？真令人不解。據弟想來，兄今所擁，當是冒名相惑耳。」秋遴笑道：「小弟與瑤枝，雖不過在見月樓一面，而娉婷之影，已寤寐不忘。況小弟此副法眼，頗算牢硬，如何有得錯來？」儒珍道：「其然豈其然乎？妻父實因愛兄之才，故騰騰不已。今據吾兄說來，彼豈尚不知瑤枝之逃在兄處者，而猶央成學院並小弟桌執柯耶？此妻輩父之瑤枝，仍在閨中明矣。妻父之瑤枝既在閨中，則吾兄之瑤枝，弟竊疑必假。」秋遴笑道：「甚麼古董物件，卻可以假得來？況其是有絕世才美，即算是假，弟亦何樂而不為？豈其必令岳之瑤枝始快乎？」儒珍只是搖頭稱怪。

兩個正在爭真論假，委決不下，只見外面通報造來道：「半塘紅畢老爺拜望。」秋遴道：「那個畢老爺？」

一個闊服大帽的搖擺而人。秋遜遠遠認得是畢純來，為何忽有此拜？因只得迎入。純來先與儒珍作揖道：「適才先到尊府奉叩，深以公出未晤為歉，不期於此相逢，幸甚幸甚。」儒珍便道：「重蒙賜顧，有失迎迓，開罪良多。」純來與秋遜見禮畢，大家坐定。秋遜道：「嚴向久違教，聞老先作閩嶠之游，不知幾時榮旋的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小弟自前年此地回來，因舍親李之生在福州作府，不時有信來招，特往探望，豈期一住年餘，歸來道經天台故吏家，又耽擱了兩月，直至昨日抵舍。因是在天台道上遇見貴相知蘇紫兄，野服黃冠，道家裝束。附弟錦囊一個，令寄與二兄同拆。即跨鶴沖霄而去，方知渠已成仙。故今一歸，即來奉訪。」說罷，向袖中取出所寄之物，遞與秋遜，儒珍。二人接來一看，見錦囊外面書著「靜處拆看」，因不即展，藏入袖中。向畢純來致謝攜書之勞。又談了些閒話，畢純來自起身作別。

秋遜送了他出去，入來與儒珍說道：「弟想老畢與我二人，固有疇昔之事，久已交惡，何故無端走訪，原來有此附書就裡。今據老畢之言，紫兄果已仙去。不知書內云何，卻令向靜處開看？」儒珍笑道：「想必紫宸兄還念故人，特寄長生秘訣，欲度我二人同入丹台耳。但如今從那裡覓靜處看去？」秋遜道：「舍下後園樓上最是幽靜，何不回到那廂拆看？」便攜了儒珍之手，一逕投後園來。儒珍登樓四顧，只見窗纏蛛網，案積飛塵，牀臥缺弦之琴，壁掛不全之畫，真乃口闕簷裡，罕留人跡。儒珍道：「吾兄此樓構造精極，想小弟從未登臨，卻緣何境界甚熟，好似到過幾次一般？」秋遜笑道：「樓之僻陋，堪不足稱，但曾作吾兄洞房，三年非久，何遂忘之，想彼時兄正在醉中耳。」儒珍見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是耶，憶昔蒙兄盛意，納弟蘭房，那夜跳窗而出，原來就是此樓。思之恍若昨日，不想早閱三年。念弟原配盡節江心，而不才今又忘情再娶，登斯樓也，能不負芒。」說罷不勝傷感。秋遜勸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今兄已螟蛉蔡氏，所以慰芳魂於泉下者，亦殊不為無情。舊事休題，且將紫兄錦囊試拆，看有何活？」儒珍應道：「有理。」當下拆開那錦囊來，只見小小一幅黃紙，上書九天應元雷訣。前錄咒語，後畫雷符，秋遜笑道：「目下又非端陽佳節，卻寄這咒何為？」儒珍道：「且看那箋上寫些什麼？便知靖的。」因再將素箋一看，卻是首七言律詩道：

看破炎涼別寄巢。相思每憶六條橋。  
山中採藥因心動，路上逢人寄語遙。  
所遇瑤枝非舍妹，攜歸紅拂是花妖。  
將符依訣朱書拳，次第拳開怪即消。

秋遜看畢，驚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儒珍道：「依紫兄詩中之意，方才吾兄與弟爭執的那瑤枝，卻是花妖假冒了，來迷惑吾兄的，有甚怎麼說？」秋遜把頭搖著道：「那有其事，若是妖魅時，只不過會妝點些姿色來悅人，如何有這才學？真乃謝女班姬，未之或過。」儒珍道：「我兄惑於其才，以為非妖魅也。吾兄亦頗憶昔時埋劍園所遇否？況紫兄相隔千里而外，又已證仙，其言良不謬矣。今苟有符咒，即當如法驅除。兄尚遲疑不決，倘致戕害身命，悔亦晚矣。」秋遜見說，忽然省悟道：「是矣，弟憶昔年埋劍園所遇，原曾有揚州之貶，而去秋在令岳衙中，亦見玉芙蓉數本，一如埋劍園頭，莫非即此花之貶彼為妖乎？」儒珍道：「此亦何疑？」秋遜此時心中有些害怕，皺著眉頭道：「為今之計，不知幾時方可除得。」儒珍道：「此事豈待時日，若洩漏機關，反受其害。今符訣已有，即刻就可動手。」秋遜道：「吾兄之言是也，但弟此時驚魂不定，全仗吾兄幫扶。」儒珍笑道：「有了符咒，還怕怎麼？只要吾兄如此如此，騙他出來，小弟包管成功。但吾兄亦須幫助一二，必須捉得他住，不要放他走了才妙。」秋遜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家中人手盡多，叫他二十三十來，幫助吾兄擒捉便了。」儒珍道：「這捉妖怪，不比捉強盜，用不著人多，人多法亂，倒要被牠逃走。只須小弟與兄兩個足矣。」秋遜笑道：「兄倒好像道士出身，卻怎曉得這些訣竅？」儒珍道：「量這道理如此，那裡有甚麼訣竅，如今閒話休提，兄可有利劍，去取了一口，再拿些硃砂來。」秋遜一一取到。儒珍洗手焚香，依著紫宸的符咒，先與秋遜左右兩手畫好，令他拳了訣道：「依紫兄詩上說，須次第拳開。想是先放左手，後放右手之意，切勿亂了。」秋遜依言，把拳捏緊。儒珍於自己左手，也畫了一道朱符，將劍暗藏身畔，同秋遜下了樓梯，逕往內室。

那假瑤枝正在宙前勻粉，忽見秋遜同儒珍走入，忙問：「這是何人，卻直引他到臥室中來。」秋遜道：「這是你家令妹丈，故特引來見禮。」假瑤枝道：「既然是妹丈時，可請外面客位裡坐。」儒珍道：「固有一言相詢，倒也不及坐了。」假瑤枝道：「不知有何下問？」儒珍道：「請教大姨，還是妻父親女，還是繼女，還是明媒正娶與秋兄的，還是私相授受與秋兄的，今日須要見個明白，庶免禍生不測。」假瑤枝見說，勃然發怒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敢來柯我家親繼公私之事，真可謂唐突極矣！」儒珍笑道：「因有此不決之疑，故而試問，豈是唐突？」假瑤枝道：「欲知我事，只須問你姨丈便知，布甚難了之事，卻是這等大驚小怪？」儒珍因回顧秋遜道：「還是如何？」秋遜低頭不語。儒珍道：「事不容瞞，妻父的繼女瑤枝，現在閨中。汝果誰宅之女，可實言之。若再妖言誑冒，當以雷法相治。」

假瑤枝見被道著了病根，不覺語塞，欲要反走，儒珍早撥劍在手，大喝道：「何物妖魔，敢來作此伎倆，令奉天曹律令，特來斬汝，尚敢潛逃何處！」說罷趕入一步，提劍便砍，那假瑤枝見勢頭不好，忙回身叫聲：「慢來！」閃過劍鋒，將儒珍攔胸一擋，早已五嶽朝天，仰面跌著。假瑤枝奪劍在手，正欲來害儒珍，不提防他掌中雷訣跌散。忽然霹靂一聲，從地而起，打個正著。假瑤枝叫聲不好，棄劍欲走。秋遜驚得慌了，兩手雷訣齊放，一時霹靂連轟，電火滿室，只見那假瑤枝，向地一滾，化道金光，從竄上飛出。正是，

洞房昨夜麗陽春，雷火無端苦逼侵。  
不是天台書寄至，風流多喪牡丹根。  
不知是這一番雷電交加，假瑤枝作何下落，且看末回分解。